

〔美〕詹姆斯·瑟伯 著

陈婉容 译

想我苦 哈哈的 一生

想我
苦哈哈的
一生

My
Life
and
Hard
Times



〔美〕詹姆斯·瑟伯——著

陈婉容——译

1960 TONY AWARDS

- James Thurber -

想我 苦哈哈的 一生

My
Life
and
Hard
Times

想我

苦哈哈的

一生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想我苦哈哈的一生 / (美) 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著；
陈婉容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594-1642-1

I. ①想… II. ①詹… ②陈…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59103号

本书译文由逗点文创结社授权

书名	想我苦哈哈的一生	
作者	[美]詹姆斯·瑟伯 (James Thurber)	
译者	陈婉容	
责任编辑	邹晓燕 黄孝阳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发行	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印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6	
字数	88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642-1	
定价	42.00 元	



詹姆斯·瑟伯 (James Thurber, 1894~1961)

二十世纪杰出的美国作家、漫画家。出生于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以冷面滑稽的幽默讽刺小说闻名，尤其擅长以富于洞察力又妙趣横生、跳荡不羁的笔触描绘现代生活，刻画大都市中的小人物。笔法简练新奇，荒唐之中有真实，幽默之中有苦涩，被人们称为“在墓地里吹口哨的人”。

瑟伯曾为《哥伦布晚报》记者、《纽约客》编辑，晚年执教于耶鲁大学。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寓言、故事、回忆录等。代表作品有《想我苦哈哈的一生》《瑟伯嘉年华》《当代寓言集》等。《瑟伯嘉年华》一书被改编为舞台剧，获1960年美国戏剧界最高荣誉“托尼奖”。他的绘本《公主的月亮》获美国权威童书奖凯迪克大奖。本书中收录的短篇小说《沃尔特·米蒂的私密生活》被导演本·斯蒂勒改编为电影《白日梦想家》，该电影获第85届美国国家评论协会奖年度佳片。

序 写在一介人生之前

本韦努托·切利尼^①曾说，人至少要到四十岁，才能够格从事这一非凡大业：执笔写下自己的一生。他也说过，为自己作传的人理当已拥有某种卓越的成就才是。然而，时下拥有打字机的人根本不理会这位昔日绘画大师定下的古老规矩。我本人除了能用小石子击中三十步之外的姜汁汽水空瓶，这项高超且——对我一些朋友来说——莫名其妙的才能，就没有半点卓越的成就可言了。再说，我也未满四十岁。不过这四十岁的大关正迅速逼近；我的腿脚已经开始无力，两眼也变得昏花，而我在弱冠之年所识的嫣唇少女的面容，就像梦境一般朦胧不清。

①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金匠、画家、雕塑家。

想我年届四十的时候，这副身体或许已如向暮之花合拢收束，无法审慎地撰写恰如其分的回忆录。或者，就算我完成了自传，可能也无法顺利将稿件抱到出版社去。一个转眼即将步入中年的作家成天担心会在去往出版社时迷路，不知不觉就走到包厘街或巴特里街^①的街区，接着只好跟安布罗斯·比尔斯^②一样人间蒸发。这么个作家有时也很害怕突然拐进哪个转角之后，发现另一个自己正悠悠地迎面走来。我知道，正值如此危险、棘手岁数的作家会从办公室打电话回家，或从家里拨通电话到办公室，然后刻意压低声音，问对方某某——即他们自己的名字——在不在。接着，如果有幸听到对方回答某某“外出了”，他们就会无比安心，以至于一口气喘不上来，整个人都瘫倒了。那些专写小品，单篇字数约一千至两千不等的作家最常出这种状况。

都说这类作家心情舒畅、无忧无虑，其实并非如

① 包厘街（the Bowery）和巴特里街（the Battery）皆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南区。

② 美国记者、小说家，七十一岁时（一九一三年）失踪，此事成为美国文学史上有名的悬案。

此。他们其实过着提心吊胆、诚惶诚恐的生活。这些人坐在文学之椅的边上，住在名为人生的宅第之中，却老觉得自己还没脱去身上的大衣。他们害怕书写篇幅长达两册，甚或只有一册的小说，害怕迷失在这趟漫漫的航程里，于是坚持将遭遇过的不幸一概写成短篇；他们从不深究那些不幸，却认为自己能够走出来。这类书写并非欢乐的自我抒发形式，而是在展现无所不在又平淡无奇的焦躁情绪。不知为何，专写这些文章的作家总有一种自讨苦吃的天赋：误闯别人的公寓，将家具的上光剂当作治胃痛的苦精喝下肚，把车开进盛气凌人的邻居养护的上好郁金香花坛，或错把流氓认成学生时代的旧识，用戏谑的态度扇了人家一记耳光。拿“幽默作家”这种过于宽松且有碍视听的字眼来称呼他们，就等于忽视了他们进退两难的处境之本质和他们本质上进退两难的处境。他们创作的小轮子全仰仗忧郁的湿手推动。

这样的作家到哪儿都坐立难安，随时会因为馅饼烤盘掉到地上或是有人提了提裙摆，就准备夺门而出。他的举动是无法适应环境之人表现于外的可笑反

应，他的静默是惊慌之人暂时失去活力的写照。他会拉下百叶窗遮挡晨光，到了晚上则溜进烟雾缭绕的角落。他说话总爱小题大做、大题小做。他对时代中轰隆大作的不祥之声充耳不闻，哪怕世界正一步步迈向前所未有的混沌，不过夜里若有兔子在某条乡间道路旁的矮丛中扭动身子，他又能将那不寻常的声响听得一清二楚。而当周日报纸的漫画副刊意外飘出了地下室的采光井，继而包覆住他的膝盖时，他则会感受到一阵透彻脊背的寒意。联邦的瓦解不会让他夜不成眠，但凌晨三点茶水间传出的莫名其妙却会让他惊恐到胃海翻腾。他并不害怕，或不太能意识到帝国的恶势力，可当他只身走在夜色渐浓的街上，又会频频回头观望，担心自己已被一列踩着缓慢轻步、睁着大眼、蓄着络腮胡、身高约一英尺半的小人跟踪了。

这样一个人很难做到福特·马多克斯·福特^①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将“描绘出个人所处的时代”视作“撰写自传的唯一理由”。这位短篇作家的时代不等

① 英国小说家、诗人、评论家、编辑。

于沃尔特·李普曼^①的时代，亦非斯图尔特·蔡斯^②的时代，也不是爱因斯坦教授的时代。那是他个人的时代，由私己的苦楚和困窘构筑的短短地界规限出来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他自身消化系统的毛病、车尾后轮轴的问题以及与六七个人和两三栋建筑之间的混乱关系，比天下大势还要重要。他能隐约感觉到这个国家已经风光不再，也读过地壳正以惊人的速度缩小、整个世界将越变越冷的报道，但他笃信这三件事无论如何都没有自己目前的处境更要命。

人类明明在星体测量、理论经济学、制造轰炸机等方面有了大幅的进展，可他对这些大事往往一无所知，直到他在某个野餐场合或友人的避暑别墅里拾起一本过时的《时代》杂志。他晓得每年都有数十亿的美金进了银行家和政客的腰包，也知道成千上万的人都丢了工作，但这些现况令他操心的程度，恐怕远远不及以下这类担忧，即他确信自己已在一个愚蠢的精神分析师身上虚掷了三个月的光阴，或是觉得写了整

① 美国新闻评论家、作家。

② 美国经济学家、社会理论家、作家。

整两天的文章，若由一九二四年的罗伯特·本奇利^①执笔，应该会写得更加精彩，大概也完成得更快。

如果读者想要一探在这样一位作家的有生之年，在他可笑的所谓“巅峰时刻”，世界所呈现出的种种样貌，那么，这位作家笔下的“时代”几乎可说是不值一读了。读者能从书中了解到的只有该作家自己的人生遭际。但我想这么一本书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毕竟读者会因此得到些许慰藉，觉得相形之下，自己的人生实在是稳妥多了，太平多了。然而不幸的是，再怎样有条不紊的人生也无法让人安然避过已在空中盘旋的命定之劫。诚如F.霍普金森·史密斯^②许久之前所说，那沿岸急流的巨爪终会扑来，将我们所有人一网打尽。

詹姆斯·瑟伯
写于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① 美国幽默作家、戏剧评论家。

② 美国作家、艺术家。

目 录

序：写在一介人生之前
/ 01

床塌之夜
/ 001

不推不动的车
/ 015

大坝溃堤了
/ 033

闹鬼夜
/ 051

夜半又惊魂

/ 067

用人小记

/ 081

爱咬人的狗

/ 095

追想大学时

/ 111

我在征兵委员会的夜晚

/ 129

后记

/ 145

詹姆斯·瑟伯的私密生活

/ 149

沃尔特·米蒂的私密生活

/ 163

床塌之夜

说起我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度过的年少岁月，床塌在爸爸身上那一夜应该是最不得了的了。这事口述起来会比用文字描述更生动（除非像我的一些朋友所说，你已经听过五六遍了），毕竟，若要恰如其分地还原当时的气氛，让这个公认有点离谱的故事达到逼真的效果，不摔几件身旁的家具、使劲摇几下门或学狗吠个几声，大概是不行的。但无论如何，这都是真人真事。

那天晚上，爸爸刚好决定要去睡阁楼。他想暂时待远一点想想事情。妈妈则表示出了强烈的反对，因为阁楼那张老木床摇摇晃晃的，很不安全，万一床塌了，那沉甸甸的床头板还会砸向爸爸的脑袋，到时可就出人命啦。但妈妈好说歹说也阻止不了爸爸。当晚十点十五分，他便关上身后那扇阁楼的门，踩着螺旋状的窄梯上楼了。后来他爬上床时，我们还听见不祥

的嘎嘎声响。阁楼这张床通常是爷爷来我们家住的时候睡的；他已经失踪了好几天。（像这种时候，他往往会失踪个六到八天，然后大吼大叫、气急败坏地回来，告诉我们联邦军管事的全是一堆窝囊废，波托马克军团^①的羸面还不如一个小提琴手的悍婆娘^②大。）

我一位神经兮兮的表兄弟——认为自己可能会在睡梦中断气的布里格斯·比尔——当时就在我们家做客。他总觉得夜里如果不每个钟头醒来一次，自己或许就会窒息而死。他习惯事先调好闹钟，每隔一会儿就叫醒他一次，直到天亮。但我说服他不用这么做。他跟我睡一个房间，所以我告诉他我睡眠很浅，如果房里真有人停止呼吸了，我一定会立刻警醒过来。他头一晚便测试了我说的是真是假——我早料到他会来这一招。待我的鼻息变得均匀，他就以为我睡着了，接着就屏住自己的呼吸。可我并没有睡着。我叫了他

① 指美国南北战争时，以宾州、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东部为主要战区的北军军团。

② 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小提琴手上台为宴会演奏助兴是没有报酬的，不过可以免费享用宴会的餐饮。他们的妻子或情人通常会趁机大饱口福，几乎喝到烂醉。

一声，这似乎稍稍缓解了他的忧虑，不过他还是在小床头柜上摆了一杯樟脑精，以防万一。他解释道，万一被我叫醒时他只剩半条命，还可以闻闻这樟脑，人就马上活过来了。

他们那一家子可不只布里格斯爱胡思乱想。梅利莎·比尔阿姨（会像男人那样含着手指吹口哨）在南大街出生、在南大街结婚，所以她老是有种预感，认为自己注定要死在南大街上。还有每晚临睡前都担心有窃贼入室，害怕贼人会用小管子从门下的缝隙把氯仿吹进卧室的萨拉·秀孚舅妈。舅妈为了消灾解厄——因为和家中财产遭窃相比，她觉得麻醉药可怕多了——总会将钱、银器和其他价值不菲之物整整齐齐地堆成一摞，就放在卧室的门外，并附上一张字条：“我全部的家当都在这儿。请拿走吧。我已经奉上仅有的一切了，拜托不要吹氯仿。”格蕾西·秀孚舅妈也有夜贼恐惧症，但她会用较顽强的态度面对这份恐惧。她坚信这四十年来，每晚都有窃贼闯入她的屋子。对她而言，从未丢失任何财物这点并不能证明家里根本没进小偷。据她一贯的说法，那些窃贼还来不及摸走东西，就被